



奇妙的叶子烟

□陶灵

小时候听大人摆龙门阵，说是吃叶子烟有三大好处：家不遭窃、不被狗咬、永远年轻。这是反话：因长年吃叶子烟，一天到晚咳嗽吐吐的，偷儿以为你醒着，不敢下手；咳嗽咳得弓起了背，狗以为你捡石头打它，跑得远远的；永远年轻，是因为没到老就死了。

抽烟虽有害，烟草的作用却不少。清代名医凌奂著《本草害利》中说，烟草可治风寒湿痹、滞气停痰等症，还能驱杀农作物中的多种害虫。1975年出版的《全国中草药汇编》里也介绍，烟草鲜叶熬水，每天涂拭两到三次，治头癣、白癣、秃疮；或者，用烟杆里留存下来的烟油擦抹也行。

我以前见过表姐用叶子烟治脚气。脚趾丫痒痛难忍时，她一边用手搓，一边支使我把姑爷的叶子烟拿来一匹，揉成碎粒，撒在烂趾丫上，过了一会儿似乎好多了。有时，表姐干脆把叶子烟扯断成小节夹在趾间，然后穿上鞋子。盛夏时的雨来得快停得也快，浇过大粪的土里热气上冒。这个时候出去玩，姑妈总要我穿上凉鞋，说光脚板“打粪毒”。真打了粪毒，脚板皮下红肿，表面出现很小的疙瘩，痒痒难忍，搔久后破了皮，又非常痛，十分烦人。姑妈便

揉碎叶子烟泡水，每天给我擦几次，很快就好了。

汪兄在三峡一带专门拍摄古寨堡，二十多年里听过无数的民间龙门阵。一位姓马的老头摆马，年轻时有一天赶路，右脚背遭蛇咬了，痛得站不稳不说，还直打哆嗦，多半是被吓坏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好路过，快步上前说：“莫慌，莫慌，我来帮你。”他蹲下来，双手抓住脚，用大拇指使劲挤出伤口里的血，只很少一点。然后，他取下嘴里衔的叶子烟杆，扯掉烟锅、烟嘴，顺手折断一根草茎，捅出烟管里黑黝黝的烟油，敷在伤口上，又慢慢揉摸，让烟油进入伤口里。一会儿工夫，马老头感觉疼痛消除。中年男人揉着马老头脚背说，有鲜烟叶的话，把它舂茸，敷在伤口上也行。

清代医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姓朱的进士，开初不相信烟油能解蛇毒，后来见人捉住一条蛇，手臂粗，八九尺长。此人把烟油刺入它口中，蛇马上闭住眼、口，身子也蜷缩在一起。多次刺入烟油后，这蛇死得像一根条条的绳子，朱进士这才信了。

过去吃叶子烟的人，因身份不同，用各种各样的烟杆，木的、藤的，银的、铜的，甚至千年乌木的，说是入药以旧竹烟杆中的烟油为最好。不光是烟油，竹烟杆

还分给邻居们一些，大家都喜欢吃。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家乡到处建起了小洋楼，许多人家还去城里买了房。奶奶也跟着儿孙们进了城，但她总是惦记着老家的房子。每到腊月，奶奶就急急忙忙回到老家，洒扫除尘，置办年货，准备年夜饭，推汤圆，包叶儿粑……等着儿孙们从天涯海角赶回老家，赴一场家庭团聚盛宴。

如今，奶奶故去十余年了，每到春节，我们还是千方百计赶回老家去过。我们知道，奶奶在那里，她期盼儿孙们能将家族的记忆与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我似乎渐渐明白了奶奶的话，“穿过去，才能锁住幸福”。是的，相信我们一点点穿过生活的艰难苦楚，终将抵达幸福。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浅说宝贝

□包子

宝贝一词，原指深海里少见的贝壳，是古人眼中的稀罕物，是能兑换米粮布匹的珍宝。时光流转，这两个字渐渐活泛，如春日溪水漫过田埂，淌进寻常日子

的角角落落。小区外的那家幼儿园，真是宝贝如云，个个纯真无邪，俏皮呆萌。伴读的多是阿公阿婆，黄发垂髫相映成趣，几度春秋后，就浑然而生“隔代亲”家庭格局。孩子被称作宝贝由来已久，那是父母长辈的爱称，是情感的倾注寄托。从呱呱坠地那刻起，便成了整个家庭的中心，一声啼哭能牵动满屋神经，一个笑脸能驱散所有疲惫。

儿童医院住院楼的走廊里，常飘着“宝贝心肝”“心肝宝贝”的呢喃。但凡谁家孩子稍染微恙，或是严重了些，探望的亲属就三五成群地围拢来。总有阿婆望着输

液的孙儿垂泪，泪光映着宝贝，是实打实的心头肉。

“家有一老，如获一宝”，这话藏着岁月的智慧。母亲常说，遇着拿不定主意的事，听听老人的话，困顿便会云散，心里就亮堂了。母亲是大智若愚的人，敦厚忠贞，朴素无华。她生养了三个子女，带大了六个孙辈，青丝化白发的半个世纪里滋养了两代人。她将平淡的生活，过得从容与通透，确实是家里最珍贵的“宝贝”。

川渝地区方言俚语里有“宝器”一词，在嘲讽的语境里，用在成人身上和“宝贝”同义。倘若听说“谁家大宝贝，三四十岁了，还没得个正经工作，女朋友也不要，成天就知道打游戏”，那便是反话无疑了；又或是某人做了些憨傻事，亲近之人便会笑着说“你个宝器”，语气里有嗔怪，却无恶意，倒像是给生活添了点烟火气的调味。

宝贝一旦宽泛起来，连猫儿狗儿也跟着沾光，成为部分人嘴里的宝贝。那是宠物得了势，将宝贝情感赋能后的延伸，承载着现代人的特殊情愫。

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当下的宝贝，绝非那些贵重的金银珍宝，而是藏在生活褶皱里，那些带着温度的情感与陪伴。是孩童的笑语，是老人的叮咛，是父母无声的牵挂，是家人的心心相印。这些，才是一个家最该珍藏的宝贝，比任何贝壳、金玉都要珍贵，且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叶儿粑，不仅是怀念

□冷月

“叶儿青青粑儿甜，吃了粑儿好团圆。”奶奶总是一边包叶儿粑，一边轻轻念着童谣，沉浸在一片祥和里。我们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蒸锅里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小胖子似的叶儿粑，馋得口水直流。

等到七八岁的时候，我终于洗净了小手，学着奶奶的样子，包起了叶儿粑。首先揪一小团揉好的糯米粉；再合拢双手用手心搓几下，搓成汤圆样的丸子；然后用大拇指指肚按压丸子中心，边压边旋转，使丸子里面有个凹坑；接着舀上一勺馅料倒进凹坑，再把边缘合拢，再搓几下，使她又恢复成丸子状；最后把丸子放在树叶里，让叶柄穿过叶片，就像把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裹进绿毯里。奶奶总说：“记住，一定要把叶柄穿过叶片，像一把锁锁住里面的粑，才能锁住幸福。”我对奶奶说的话并不大懂，只学着她的样子做，并念念有词：“穿过去，才能锁住幸福。”做完这一步才算大功告成。只见碧绿的叶子两边的空隙里露出一对大酒窝，十分可爱。

每年春节，奶奶都要包很多叶儿粑，放在蒸笼里，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桌上总有一大盘。春节期间，家里来了客人，总要尝尝奶奶做的叶儿粑。大伙儿吃得高兴，奶奶也很高兴，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儿。

每年为做叶儿粑，奶奶前前后后要忙活好几天。推磨，把糯米和黏米合在一起磨成粉，然后去采摘新鲜又大片的橙子叶，并洗净晾干。做馅料得准备更多东西：挖野葱，洗净切碎；把肥瘦相间的鲜猪肉和腊猪肉剁碎，再加上生姜、大蒜、盐、白糖等调料，腌制半小时，然后放进铁锅里翻炒一会儿。炒制馅料的香味儿勾起了我们的馋虫，所以每次都眼巴巴地盼望着叶儿粑快些包好，快些上蒸笼，快些出笼。围在灶台边等等等等，柴火烤得我们的脸红红的。香味不断地从蒸笼里冒出来，水汽缭绕中，奶奶的脸格外慈祥。

我们渐渐长大，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四海为家。但是不论身在何处，不论离家乡多远，每年春节，我们一大家人都团聚。叔伯姑婶、兄弟姐妹、侄儿侄女、孙子外孙，一家四代团团围坐，在白发苍苍的奶奶身边，一起包叶儿粑。大家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有一天，奶奶离开了我们，永远长眠在老家那片土地上。每年春节，我们一大家人仍然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一起过年。我们依然团团围坐在一起，依然用心地包着叶儿粑。我一直记得奶奶的话：“一定要把叶柄穿过叶片，穿过去就锁住了幸福。”

奶奶一生坎坷多磨，十岁就没了爹，跟着她的母亲靠给别人洗衣服为生。抗战期间，为了躲避鬼子的飞机，奶奶嫁到了乡下。爷爷家十分贫苦，1949年后，生活略略好转，但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旱夺走了爷爷的生命，还不到四十岁的奶奶独自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没有粮食吃，几个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奶奶带着十几岁的姑妈到山坡上、田野里挖野菜，拔草根。她又和村里人一起到山上背“观音土”回来填肚子。观音土是一种淡黄色的泥土，外观像玉米面，但它难以下咽，吃下去后肚子胀痛，拉不出大便。最后，奶奶带着家里仅有的几件旧衣服和银戒指、银耳环等嫁妆，和村里几个人一起去遥远的贵州换粮食。终于换到一背篓玉米，回来的路上又遇到强盗。奶奶拼了命和强盗斗，总算保住了一半粮食。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还没到家，奶奶就生病了。想到家里那几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奶奶强撑着病体，好不容易挨到家，一进门，奶奶就晕倒了。她的背篓里还装着几个蒸熟的已经变得坚硬的叶儿粑。姑妈把叶儿粑蒸熟，掰下来喂奶奶，奶奶已经咽不下去了。几个孩子望着奄奄一息的母亲，嚎啕大哭。好心的邻居叫姑妈赶紧去请医生，只怕再晚人就没了。姑妈用半袋玉米面请来了医生，医生诊治后开了药方，姑妈又去镇里抓药。“那时候人命贱。”每当奶奶回忆起那段往事，总是感慨地说，“老天爷发了慈悲，没要我的命。”

日子就这样一步一步挨过来了。年景好些了，地里的庄稼丰收了，人们终于能填饱肚子了。过年时，奶奶为了给一家人改善伙食，就做起了她从贵州学会的叶儿粑，孩子们都爱吃。奶

